

CLASSIC LITERATURE

经典文学名著

朝花夕拾
呐喊

鲁迅著

青岛出版社

朝花夕拾·呐喊

ZHÀO HUA XI SHI NAHAN

鲁 迅◎著



 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朝花夕拾·呐喊 / 鲁迅著. -- 青岛: 青岛出版社, 2017.5

ISBN 978-7-5552-5318-1

I. ①朝… II. ①鲁… III. ①鲁迅散文—散文集②鲁迅小说—小说集 IV. ①I210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109115号

- 书 名 朝花夕拾·呐喊
著 者 鲁 迅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 (266061)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-68068026
策 划 马克刚
责任编辑 马克刚 陈 宁
封面设计 余 微
印 刷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
出版日期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开 本 32开 (880mm × 1230mm)
印 张 7
字 数 140千
印 数 1-16000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5318-1
定 价 35.00元

编校印装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: 4006532017 0532-68068638

建议陈列类别 文学名著

目 录

朝花夕拾

小 引	3
狗·猫·鼠	6
阿长与《山海经》	16
《二十四孝图》	23
五猖会	31
无常	37
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	46
父亲的病	52
琐记	58
藤野先生	66
范爱农	73
后记	82

呐 喊

自序	101
狂人日记	107
孔乙己	119
药	124

明天.....	134
一件小事.....	141
故乡.....	144
阿 Q 正传	155
鸭的喜剧.....	198
社戏.....	202

朝花夕拾

小 引^①

我常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，然而委实不容易。目前是这么离奇，心里是这么芜杂。一个人做到只剩了回忆的时候，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罢，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。中国的做文章有轨范，世事也仍然是螺旋。前几天我离开中山大学的时候，便想起四个月以前的离开厦门大学；听到飞机在头上鸣叫，竟记得了一年前在北京城上日日旋绕的飞机。我那时还做了一篇短文，叫做《一觉》。现在是，连这“一觉”也没有了。

广州的天气热得真早，夕阳从西窗射入，逼得人只能勉强穿一件单衣。书桌上的一盆“水横枝”^②，是我先前没有见过的：就是一段树，只要浸在水中，枝叶便青葱得可爱。看看绿叶，编编旧稿，总算也在做一点事。做着这等事，真是虽生之日，犹死之年，很可以驱除炎热的。

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7年5月25日北京《莽原》第2卷第10期。

② “水横枝”：一种盆景。在南方暖和地区，取栀子的一段浸植于水钵中，便能长出绿叶，可供观赏。

前天，已将《野草》编定了；这回便轮到陆续载在《莽原》^①上的《旧事重提》，我还替他改了一个名称：《朝花夕拾》。带露折花，色香自然要好得多，但是我不能够。便是现在心目中的离奇和芜杂，我也还不能使他即刻幻化，转成离奇和芜杂的文章。或者，他日仰看流云时，会在我的眼前一闪烁罢。

我有一时，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：菱角、罗汉豆、茭白、香瓜。凡这些，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；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。后来，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，也不过如此；惟独在记忆上，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。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，使我时时回顾。

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，与实际内容或有些不同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。文体大概很杂乱，因为是或作或辍，经了九个月之多。环境也不一：前两篇写于北京寓所^②的东壁下；中三篇是流离中^③所作，地方是医院和木匠房；后五篇

①《莽原》：文艺刊物，鲁迅编辑。1925年4月24日创刊于北京。初为周刊，附《京报》发行，1926年1月10日起改为半月刊，由未名社出版。1926年8月鲁迅离京后，由未名社的韦素园接编。1927年12月25日出版至第48期停刊。

②北京寓所：指作者在北京的寓所，位于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。现为鲁迅博物馆的一部分。

③流离中：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，北洋政府曾拟通缉当时北京文教界人士鲁迅等五十人，作者曾先后避居山本医院、德国医院、法国医院等处。避居德国医院时因病房已满，只得住入一间堆积杂物兼作木匠作坊的房子。

却在厦门大学的图书馆的楼上，已经是被学者们^①挤出集团之后了。

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，鲁迅于广州白云楼记。

^① 学者们：这里指当时在厦门大学任教的顾颉刚等一批学者。

狗·猫·鼠^①

从去年起，仿佛听得有人说我是仇猫的。那根据自然是在我的那一篇《兔和猫》；这是自画招供，当然无话可说，——但倒也毫不介意。一到今年，我可很有点担心了。我是常不免于弄弄笔墨的，写了下来，印了出去，对于有些人似乎总是搔着痒处的时候少，碰着痛处的时候多。万一不慎，甚而至于得罪了名人或名教授，或者更甚而至于得罪了“负有指导青年责任的前辈”^②之流，可就危险已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人脚色是“不好惹”的。怎地“不好惹”呢？就是怕要浑身发热之后，做一封信登在报纸上，广告道：“看哪！狗不是仇猫的么？鲁迅先生却自己承认是仇猫的，而他还说要打‘落水狗’！”这“逻辑”的奥义，即在用我的话，来证明我倒是狗，于是而凡有言说，全

① 本篇原载于1926年3月10日《莽原》第1卷第5期。

② “负有指导青年责任的前辈”：指徐志摩、陈西滢等。当时作者和现代评论派的论争在继续，徐志摩在1926年2月3日《晨报副刊》发表了《结束闲话，结束废话》，文中有双方都是“负有指导青年责任的前辈”一类的话。

都根本推翻，即使我说二二得四，三三见九，也没有一字不错。这些既然都错，则绅士口头的二二得七，三三见千等等，自然就不错了。

我于是就间或留心着查考它们成仇的“动机”。这也并非敢妄学现下的学者以动机来褒贬作品^①的那些时髦，不过想给自己预先洗刷洗刷。据我想，这在动物心理学家，是用不着费什么力气的，可惜我没有这学问。后来，在覃哈特^②博士(Dr. O. Dähnhardt)的《自然史底国民童话》里，总算发见了那原因了。据说，是这么一回事：动物们因为要商议要事，开了一个会议，鸟、鱼、兽都齐集了，单是缺了象。大会议定，派伙计去迎接它，拈到了当这差使的阍的就是狗。“我怎么找到那象呢？我没有见过它，也和它不认识。”它问。“那容易，”大众说，“它是驼背的。”狗去了，遇见一匹猫，立刻弓起脊梁来，它便招待，同行，将弓着脊梁的猫介绍给大家道：“象在这里！”但是大家都嗤笑它了。从此以后，狗和猫便成了仇家。

① 以动机来褒贬作品：陈西滢在《现代评论》第2卷第48期(1925年11月7日)的《闲话》中说：“一件艺术品的产生，除了纯粹的创造冲动，是不是常还夹杂着别种动机？是不是应当夹杂着别种不纯洁的动机？……年青的人，他们观看文艺美术是用十二分虔诚的眼光，一定不愿意承认创造者的动机是不纯粹的吧。可是，看一看古今中外的各种文艺美术品，我们不能不说它们的产生的动机大都是混杂的。”

② 覃哈特(1870—1915年)：又译为德恩哈尔特，德国文史学家、民俗学者。

日耳曼人^①走出森林虽然还不很久，学术文艺却已经很可观，便是书籍的装潢，玩具的工致，也无不令人心爱。独有这一篇童话却实在不漂亮；结怨也结得没有意思。猫的弓起脊梁，并不是希图冒充，故意摆架子的，其咎却在狗的自己没眼力。然而原因也总可以算作一个原因。我的仇猫，是和这大大两样的。

其实人禽之辨，本不必这样严。在动物界，虽然并不如古人所幻想的那样舒适自由，可是噜苏做作的事总比人间少。它们适性任情，对就对，错就错，不说一句分辩话。虫蛆也许是不干净的，但它们并没有自鸣清高；鸷禽猛兽以较弱的动物为饵，不妨说是凶残的罢，但它们从来就没有竖过“公理”“正义”^②的旗子，使牺牲者直到被吃的时候为止，还是一味佩服赞叹它们。人呢，能直立了，自然是一大进步；能说话了，自然又是一大进步；能写字作文了，自然又是一大进步。然而也就堕落，因为那时也开始了说空话。说空话尚无不可，甚至于连自己也不知道说着违心之论，则对于只能嗥叫的动物，实在免不得“颜厚有忸怩”^③。假使真有一位一视同仁的造物主，高高在上，那么，对于

① 日耳曼人：古代居住在欧洲东北部的一些部落的总称。起初从事游牧、打猎，公元前1世纪转向定居。公元初分成东、西、北数支，开始阶级分化，出现贵族。各支日耳曼人同其他原居民结合，形成近代英、德、荷兰、瑞典、挪威、丹麦等民族的祖先。

② “公理”“正义”：在1925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复校后，陈西滢在宴会上组织“教育界公理维持会”，支持北洋政府迫害教育界人士。

③ “颜厚有忸怩”：出自《尚书·五子之歌》：“郁陶乎予心，颜厚有忸怩。”意为脸皮虽厚，内心也感到惭愧。

人类的这些小聪明，也许倒以为多事，正如我们在万生园^①里，看见猴子翻筋斗，母象请安，虽然往往破颜一笑，但同时也觉得不舒服，甚至于感到悲哀，以为这些多余的聪明，倒不如没有的好罢。然而，既经为人，便也只好“党同伐异”，学着人们的说话，随俗来谈一谈，——辩一辩了。

现在说起我仇猫的原因来，自己觉得是理由充足，而且光明正大的。一，它的性情就和别的猛兽不同，凡捕食雀鼠，总不肯一口咬死，定要尽情玩弄，放走，又捉住，捉住，又放走，直待自己玩厌了，这才吃下去，颇与人们的幸灾乐祸，慢慢地折磨弱者的坏脾气相同。二，它不是和狮虎同族的么？可是有这么一副媚态！但这也许是限于天分之故罢，假使它的身材比现在大十倍，那就真不知道它所取的是怎么一种态度。然而，这些口实，仿佛又是现在提起笔来的时候添出来的，虽然也像是当时涌上心来的理由。要说得可靠一点，或者倒不如说不过因为它们配合时候的嗥叫，手续竟有这么繁重，闹得别人心烦，尤其是夜间要看书，睡觉的时候。当这些时候，我便要用长竹竿去攻击它们。狗们在大道上配合时，常有闲汉拿了木棍痛打；我曾见大勃吕该尔^②（P. Bruegel d. Ä.）的一张铜版画 *Allegorie der Wollust* 上，也画着这回事，可见这样的举动，是中外古今一致的。自

① 万生园：又叫作万牲园，清末的动物园，现北京动物园的前身。

② 大勃吕该尔（1525—1569年）：通译勃鲁盖尔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荷兰德斯的讽刺画家。

从那执拗的奥国学者弗罗特^①(S. Freud)提倡了精神分析说——Psychoanalysis, 听说章士钊先生是译作“心解”的, 虽然简古, 可是实在难解得很——以来, 我们的名人名教授也颇有隐隐约约, 检来应用的了, 这些事便不免又要归宿到性欲上去。打狗的事我不管, 至于我的打猫, 却只因为它们嚷嚷, 此外并无恶意, 我自信我的嫉妒心还没有这么博大, 当现下“动辄获咎”之秋, 这是不可不预先声明的。例如人们当配合之前, 也很有些手续, 新的是写情书, 少则一束, 多则一捆; 旧的是什么“问名”“纳采”, 磕头作揖, 去年海昌蒋氏在北京举行婚礼, 拜来拜去, 就十足拜了三天, 还印有一本红面子的《婚礼节文》, 《序论》里大发议论道: “平心论之, 既名为礼, 当必繁重。专图简易, 何用礼为? ……然则世之有志于礼者, 可以兴矣! 不可退居于礼所不下之庶人矣!” 然而我毫不生气, 这是因为无须我到场; 因此也可见我的仇猫, 理由实在简简单单, 只为了它们在我的耳朵边尽嚷的缘故。人们的各种礼式, 局外人可以不见不闻, 我就满不管, 但如果当我正要看书或睡觉的时候, 有人来勒令朗诵情书, 奉陪作揖, 那是为自卫起见, 还要用长竹竿来抵御的。还有, 平素不大交往的人, 忽而寄给我一个红帖子, 上面印着“为舍妹出阁”, “小儿完姻”, “敬请观礼”或“阖第光临”这些含有“阴险的

^① 弗罗特(1856—1939年): 通译弗洛伊德, 奥地利精神病学家, 精神分析学说的创立者。他认为文学、艺术、哲学、宗教等一切精神现象, 都是人们因受压抑而潜藏在下意识里的某种“生命力”(Libido), 特别是性欲的潜力所产生的。

暗示”的句子，使我不化钱便总觉得有些过意不去的，我也不十分高兴。

但是，这都是近时的话。再一回忆，我的仇猫却远在能够说出这些理由之前，也许是还在十岁上下的时候了。至今还分明记得，那原因是极其简单的：只因为它吃老鼠，——吃了我饲养着的可爱的小小的隐鼠^①。

听说西洋是不很喜欢黑猫的，不知道可确；但 Edgar Allan Poe^②的小说里的黑猫，却实在有点骇人。日本的猫善于成精，传说中的“猫婆”，那食人的惨酷确是更可怕。中国古时候虽然曾有“猫鬼”，近来却很少听到猫的兴妖作怪，似乎古法已经失传，老实起来了。只是我在童年，总觉得它有点妖气，没有什么好感。那是一个我的幼时的夏夜，我躺在一株大桂树下的小板桌上乘凉，祖母摇着芭蕉扇坐在桌旁，给我猜谜，讲故事。忽然，桂树上沙沙地有趾爪的爬搔声，一对闪闪的眼睛在暗中随声而下，使我吃惊，也将祖母讲着的话打断，另讲猫的故事了——

“你知道么？猫是老虎的先生。”她说。“小孩子怎么会知道呢，猫是老虎的师父。老虎本来是什么也不会的，就投到猫的门下。猫就教给它扑的方法，捉的方法，吃的方法，像自己的捉

① 隐鼠：又叫鼯鼠，是鼠类中最小的一种。

② Edgar Allan Poe：爱伦·坡（1809—1849年），美国诗人、小说家。他的短篇小说《黑猫》描写一个囚犯自述的故事：因为他杀死一只猫而被神秘的黑猫逼成了谋杀犯。

老鼠一样。这些教完了；老虎想，本领都学到了，谁也比不过它了，只有老师的猫还比自己强，要是杀掉猫，自己便是最强的脚色了。它打定主意，就上前去扑猫。猫是早知道它的来意的，一跳，便上了树，老虎却只能眼睁睁地在树下蹲着。它还没有将一切本领传授完，还没有教给它上树。”

这是侥幸的，我想，幸而老虎很性急，否则从桂树上就会爬下一匹老虎来。然而究竟很怕人，我要进屋子里睡觉去了。夜色更加黯然；桂叶瑟瑟地作响，微风也吹动了，想来草席定已微凉，躺着也不至于烦得翻来复去了。

几百年的老屋中的豆油灯的微光下，是老鼠跳梁的世界，飘忽地走着，吱吱地叫着，那态度往往比“名人名教授”还轩昂。猫是饲养着的，然而吃饭不管事。祖母她们虽然常恨鼠子们啮破了箱柜，偷吃了东西，我却以为这也算不得什么大罪，也和我不相干，况且这类坏事大概是大个子的老鼠做的，决不能诬陷到我所爱的小鼠身上去。这类小鼠大抵在地上走动，只有拇指那么大，也不很畏惧人，我们那里叫它“隐鼠”，与专住在屋上的伟大者是两种。我的床前就贴着两张花纸，一是“八戒招赘”，满纸长嘴大耳，我以为不甚雅观；别的一张“老鼠成亲”却可爱，自新郎新妇以至傧相，宾客，执事，没有一个不是尖腮细腿，像煞读书人的，但穿的都是红衫绿裤。我想，能举办这样大仪式的，一定只有我所喜欢的那些隐鼠。现在是粗俗了，在路上遇见人类的迎娶仪仗，也不过当作性交的广告看，不甚留心；但那时的想看“老鼠成亲”的仪式，却极其神往，即